

现代江湖斗智小说

黑道七姐妹

(台湾) 白天 著



黑道七姐妹

〔台湾〕白 天 著

江 斗 小
湖 智 说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内 容 简 介

以“矮怪”为首的黑社会团伙，为了制造一场有毒的“人造雨”，麻醉全市居民，造成整座城市瘫痪，以实现其肆无忌惮地疯狂抢劫银行、金库、珠宝玉器、大发横财之罪恶阴谋。为此，他们绑架了富商胡永昌之子，以胁迫胡交出其经营的化学公司供其利用。武艺高强、行侠社会的“蝙蝠七女”，根据已发现的蛛丝马迹，决心弄清这一系列疑案。

被绑架的富商之子有生命危险吗？一场危及全市生灵的毒雨能被制止吗？诡计多端的“矮怪”及其帮凶落得怎样下场？请读者从书中动人心魄的紧张斗智、斗勇中寻找答案。

(京)新登字 093 号

黑道七姐妹

(白) 白天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66千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1010-0/I·355 定价：4.90元

印数：00001—20000册

目 录

楔 子.....	(1)
1. 祸从口出 削耳示惩	(1)
2. 行藏败露 七女显威	(15)
3. 夜深人静 一夕数惊	(30)
4. 顾彼失此 五女失踪	(42)
5.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53)
6. 弄巧成拙 枉费心机	(63)
7. 救人心切 勇闯虎穴	(73)
8. 风雪欲来 人定胜天	(92)
9. 王牌在手 奇货可居	(102)
10. 出奇制胜 智救五女	(114)
11. 手到擒拿 得而复失	(127)
12. 危机四伏 易地为善	(138)
13. 巧施妙计 终获解药	(150)
14. 城门失火 鱼池遭殃	(161)
15. 一夕数惊 风云变色	(171)
16. 七女出动 大显身手	(184)
17. 以假乱真 冒险犯难	(196)
18. 强中有强 计中有计	(209)
19. 美梦一场 欢喜成空	(223)

楔 子

这似乎近于幻想，但并不是幻想。

假使能利用某种方法，在空气中混合大量特殊成份的神经瓦斯，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吸入而昏迷，整个城市因而陷于瘫痪长达四十八小时。

那么，在这两天两夜之中，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况？

当整个城市呈现静止状态时，如果有某些人并未昏迷，他们岂非可以毫无忌惮，任意为所欲为！

一群异想天开的狂人，经过不断的研究试验，以及周密的计划和安排，终于决定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大阴谋！

他们已处心积虑地，积极策划了很久。当时机一旦成熟，即将选择一个大都市为目标，按照计划进行，展开一切活动……

1. 祸从口出 削耳示惩

夜，撒开了神秘的黑色之幕。

上帝不愿见人间的罪恶和丑剧，所以他将夜幕悄然拉上，希望眼不见为净。

因而，一切罪恶的演出，便在黑夜的掩护下开始了。

这个城市，每届夜幕低垂后，所有属于夜生活的人们，就仿佛从昏醉中苏醒过来。逐渐地，在霓虹灯的闪烁下，在红灯绿酒，纸醉金迷中活跃起来。

又开始了——一个绚烂多采多姿的迷人之夜！

“金鸡夜总会”的一隅，角落里半圆型的沙发座上，坐的是两男两女。那个前额微秃，满脸横肉的中年壮汉，就是在当地黑社会里，相当吃得开的人物萧鸿逵。

他倒不算是无恶不作，只是有点唯利是图。另外还有两个永远改不了的毛病，那就是贪酒好色，专门喜欢说大话。

“不是我吹牛”这句话，已成了他的口头禅，实际上他却特别爱吹牛！

今晚他闲来无事，带了他的心腹程鹏，来到他们经常光顾的“金鸡夜总会”，召了两个相识的红牌舞女来“坐台子”。打算痛痛快快寻欢作乐一番，消磨这整个的夜晚。

这家夜总会里，备有宽敞的舞池，可供来宾婆娑起舞。也有精彩的节目表演，是以颇能招来客人光顾，每夜都几乎座无虚设。

现在，一场热情大胆的艳舞，表演已将近尾声。

强烈地变换出五颜六色的聚光灯，以不同的角度，照射着舞池中央，令人看得眼花缭乱。

疯狂的音乐声中，那尤物型的肉弹舞娘，极尽卖弄风情与挑逗之能事，在观众面前炫耀她那充满魅力与诱惑的胴体，使人若痴若醉。

表演已进入最高潮，那舞娘全身的肉，以及每一个细胞，都在疯狂地颤动着，跳跃着……

正当那形同全裸的舞娘，在热烈的掌声与喝采声中，结束了这一场表演，频频向观众答礼致谢之际，进场处匆匆走进来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绅士。

中年绅士眼光向全场一扫，由于表演刚结束，全场换成了

昏暗的灯光，男男女女又在音乐响起中，纷纷走下舞池婆娑起舞，因此使他一时不易发现目标。

正好侍者领班上前殷勤招呼，他不知轻声说了两句什么，领班点点头，便把他领到萧鸿逵这张桌位来。

“请问那一位是萧老板？”他很礼貌地问。

萧鸿逵以诧异的眼光，打量着来人：“不敢当，敝人就是萧鸿逵，请教有什么贵事？”

“敝姓胡……”中年绅士掏出了名片，双手递过去。

萧鸿逵接过名片一看，这人姓胡名永昌，居然拥有世界建筑工程公司董事长，金冠企业公司董事长，及盛昌化学工业公司董事长三个赫赫的头衔。

凭他拥有三个董事长的头衔，可见是在社会上颇有身份和地位的人物，并非毫无来头的无名小卒了。

萧鸿逵暗自一怔，胡永昌怎会突然跑来找他？

这家伙非常势利，立即对胡永昌刮目相看，忙不迭站起来，把手向对方一伸：“原来是胡董事长，幸会幸会！”

胡永昌跟他握了握手，遂说：“萧老板，恕我很冒昧，找到这里来……”

萧鸿逵哈哈一笑说：“哪里话，胡董事长有什么赐教，请坐下来慢慢谈。老程不算是外人，他是我的好弟兄。”

“胡董事长！”程鹏起身一哈腰，恭恭敬敬地打了个招呼。

萧鸿逵招呼胡永昌坐了下来，笑问：“胡董事长怎会知道敝人的？”

胡永昌瞥了两个舞女一眼，似乎碍于她们在场，有所顾忌，不禁欲言又止起来。

萧鸿逵不愧是老江湖，他察言观色，已看出来人必然有事

相求。否则凭对方的身份和地位，是绝不会亲自来向他移樽就教的。

于是，他支开了两名舞女，好让胡永昌畅所欲言，“不必有所顾忌地表明来意。

果然两个舞女一离座，胡永昌就开门见山地说：“萧老板，我是转弯摸角，几经辗转，最后才经人指点，要我来找你的。因为我想打听几个人，据说可能只有萧老板知道她们的行踪，以及如何才能跟她们取得联络……”

“哦？”萧鸿逵茫然问：“胡董事长想打听的是什么人？”

胡永昌左右顾盼一下，始轻声说：“我要找的，就是‘蝙蝠七女’！”

“蝙蝠七女？”程鹏失声轻呼出来，同时神情突然大变。

萧鸿逵却工于心计，他只微微一怔。故意不动声色地说：“唔，那七个神出鬼没的女子，近年来足踪遍及东南亚一带，名气非常响亮，是最近半年才出现在此地的。据说很多人都在她们手里栽过跟头，对她们真有点谈虎色变哩！可是，至今还没有人知道她们的真实身份，也无人见过她们的庐山真面目，不知胡董事长要找她们干嘛？”

胡永昌深深叹了口气，忧形于色说：“不瞒二位说，最近我遇上了一件极烦的事情，除了求助于她们之外，恐怕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人能替我解决了，据说她们的行踪诡谲，根本没人知道她们在什么地方，所以很难找到她们。我从各方面打听的结果，最后才听说萧老板曾跟她们打过交道，可能知道她们……”

未等他说完，萧鸿逵已哈哈大笑说：“胡董事长的消息真灵通，这回你可真找对了路。不是我吹牛，除了找到我萧某人之

外，要想跟她们搭上线的话，恐怕比登天还难哩！”

萧鸿逵顿时故态复萌，大言不惭地说：“胡董事长，信不由你，别说是跟她们打交道了，就拿我跟她们之间的交情来说吧，那就不比普通交情。不是我吹牛，无论你要求她们帮什么忙，只要凭我萧某人一句话，就算是赴汤蹈火，她们也绝不好意思推辞！”

“那真太好了！”胡永昌信以为真，振奋说：“萧老板只要肯出面，能设法代为安排我见见她们，无论任何代价，我也在所不惜！”

萧鸿逵更形得意了，眉飞色舞地说：“没问题，这种小事情，只要我一句话就成了！胡董事长可能还不清楚我跟她们是什么交情，什么关系，认为我是吹牛吧？”

胡永昌忙说：“不会的，我绝对相信。”

萧鸿逵又接下去说：“老实告诉你吧，我不但见过她们的庐山真面目，知道她们的真实身份，甚至连她们身上有多少根汗毛，也早已数得清清楚楚！哈哈……”

不料就在他的狂笑声中，突然“呼呼”两声，不知从何处飞射来两片特制的铜钱型薄刀片。萧鸿逵正在得意忘形，惊觉时已欲避不及，只听他一声惨叫，顿时血流满面，两只耳朵已各被削掉一半！

这一声惨叫，真比杀猪的嚎叫还刺耳，顿使全场惊动。

乐队首先吓得停止了演奏，接着是正在舞池里拥舞的男男女女，纷纷四散惊逃，大家都莫明其妙的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故。

整个夜总会里，惊乱成一片……

萧鸿逵心里明白，这完全是祸从口出，咎由自取，不该在胡永昌面前大吹法螺，吹得天花乱坠。

吹别的倒也罢了，偏偏他吹得太离谱，居然信口雌黄，表示他与“蝙蝠七女”曾有过肌肤之亲，否则他怎会知道她们身上有多少根汗毛？

就算真让他慢慢去数，恐怕也永远数不清哩！

很显然的，当萧鸿逵口无遮拦，出言无状时，“蝙蝠七女”之中一定有人在场，而且就在他的桌位附近，听见了他最后的那几句脏话。一怒之下，毫不客气地以特殊秘密武器出手，削掉他两只耳朵各一半，以示惩戒。

因此，萧鸿逵被送往医院急救后，从手术室里出来，不敢向警方指出暗算他的可能是“蝙蝠七女”。甚至不敢扯上胡永昌，以免这位惊乱中仓皇逃走的社会闻人，会泄露出实情，使得彼此再遭那七个神秘女人的报复。

他只向警方讹称，是被黑社会中的人物雇凶手所伤，不希望把事情张扬开来。

吃了这个哑吧亏，也算得次教训，只怪自己图嘴皮痛快，怨不得别人心狠手辣。

谁教他吹牛不打草稿，得罪了那几个惹不起的姑奶奶，那只好自认倒楣。

可是，跟他在一起的程鹏，在场目击他遭到这意想不到的无枉之灾，却是于心不甘，越想越窝囊。把萧鸿逵一送回家，他就私下去找住在附近的杜刚，将夜总会里发生的一切经过，加油加酱地告诉了这小伙子。

杜刚是萧鸿逵的亲外甥，外号叫“拼命三郎”，五岁就父母双亡，是个孤儿，从小由这唯一的母舅抚养长大成人。

他一听萧鸿逵吃了这个大亏，那还得了，顿时惊怒交迸，恨不得立刻去找“蝙蝠七女”拼个你死我活。

“妈的！我倒不信那些鬼女人，当真生有三头六臂！”杜刚特别容易冲动，根本不理睬程鹏的劝阻，当即要去向萧鸿逵请命，自告奋勇去找那七个女人算账，决心要为舅太爷扳回这个面子。

程鹏这下可着了慌，一把将怒气冲冲的杜刚拖住，哭丧着脸说：“小杜，你可千万别乱来呀。你舅舅就是怕你冲动，在路上还一再关照我，回来绝不能在你面前，任何人提起今晚的事。你这一闹开，追究起来一定知道是……快，那我可担代不起呀！”

杜刚怒哼一声：“那你为什么告诉我？”

程鹏被问得一怔，呐呐地说：“我，我实在是气不过，越想越觉得太窝囊，所以，所以……”

“哼！”杜刚怒形于色说：“你居然也有这种感觉！那么我是舅舅的外甥，听了这种事，难道反而能无动于衷？”

程鹏翻翻白眼，哑口无言了。

杜刚更怒不可遏地说：“我不知道这件事则罢，既然知道了，那就非找那七个鬼女人算账不可。否则既对不起舅舅，更不配称为‘拼命三郎’了！”

说完，猛一用劲，甩开了被程鹏拖住的手臂。

程鹏追上两步，又一把拖住了他，急加劝阻：“小杜，你先别冲动，听我说呀。我倒有个主意，如果你现在去问你舅舅，他绝不会同意让你去找那些女人算账的，而且事实上也不容易找到她们……”

杜刚不屑地瞪他一眼：“依你之见呢？”

程鹏阴险地笑了笑说：“我认为与其明知会遭你舅舅阻止，倒不如装作不知道这件事。除非他自己告诉你，最好你连问都别问。我们不妨来个不动声色，暗中进行查探，只要一旦查出那七个女人的身份或行踪，就攻她们个措手不及，向她们还以颜色。等到那时候，气已出了，面子也扳回了，你舅舅即使知道，也就没话可说啦！”

杜刚犹豫之下，终于接受了程鹏的意见。于是，他们当即就在私下秘密计议起来……

胡永昌如同涸辙之鱼，又像是惊弓之鸟，失魂落魄地逃出“金鸡夜总会”，直接驾车回了家。

这个家，自从上周五起，就被笼罩在愁云密布的忧戚气氛下。

上星期五是十三号，“黑色礼拜五”果然是个不吉祥的坏日子，至少对胡永昌夫妇是不祥的。

胡永昌夫妇年过半百，只有唯一的一个独生子继昌，是他们老俩口的命根子。

每天上学放学，均由替胡太太开车的司机老刘，按时开车接送这位年仅七岁的小少爷。那天下午，当老刘像往常一样，把车开到学校门外停着，等候胡继昌放学出来时。谁知所有学生都出了校门，各自返家，却唯独不见这位小少爷的人影。

老刘大为诧异，忙不迭进学校去查问，才知道在放学前一个小时前，由自称胡继昌母亲的女人，打了个电话到学校，声称家有急事，将派人来接儿子提前返家。

大约十分钟后，来了个自称是“金冠企业公司”女秘书的女郎，驾车来把胡继昌接走了。

老刘情知有异，赶紧打电话回去一问，胡继昌根本未返家，也没有派人去学校接他的这回事！

胡永昌在公司里接到胡太太的电话，这一惊非同小可，马上匆匆赶回家，只见全家已惊乱成一片了，胡太太更是急得团团转，几乎形同疯狂。

他总算是比胡太太冷静，心知爱子可能是遭歹徒绑票了，目前绝不能急于报案，必需静待歹徒来了通知再说。

谁知一连等了两天，竟然毫无消息。

胡永昌再也沉不住气了，同时也受不了胡太太的整天整夜哭闹，只好委托当地最负盛誉的两位私家侦探，请他们全力展开明查暗访。

三天又过去了，仍然如同石沉大海。歹徒方面始终毫无消息，两位私家侦探也未能查出任何线索回报。

直到胡继昌失踪的第六天，也就是昨天下午，两位私家侦探才来告诉胡永昌；据他们各方面奔走调查的结果，这件绑票案，似乎不可能是当地歹徒干的。尤其去学校接走胡继昌的，是个年青漂亮的女郎。根据校方的人描述，他们也想不出当地黑社会中，有这么个女人。

因此，他们以各种情况判断，这件绑票案，也不可能是外来歹徒干的。因为“跑码头”的来当地做案，按照江湖规矩，必需先拜码头向当地的黑社会人物打过招呼，否则是不会有行动的。

以种种迹象看来，能够使他们束手无策，查不出任何一些蛛丝马迹，那除非是“蝙蝠七女”干的了！

可是，他们也坦白表示，如果真是“蝙蝠七女”干的，那他们也就无能为力，爱莫能助了；只好让胡永昌另请高明。

胡永昌得到这个答复，真是心急如焚。但他不明白，对方既然绑去了他的爱子，目的不外乎是勒索，为何一连几天毫无动静？

为了营救爱子心切，他向两位私家侦探表示，将不惜任何代价，仍请他们尽全力继续查探。如果能设法跟“蝙蝠七女”取得连系，只要她们肯释回他的爱子，无论任何条件他都接受。

两位私家侦探欲拒不能，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

今天傍晚，他们突然打电话通知胡永昌，说明已查出点眉目，据说不久之前，萧鸿逵曾跟“蝙蝠七女”打过交道。不过，他们过去为了承办一件顾客委托的案子，与萧鸿逵之间曾有些过节，至今仍然耿耿在心，所以不便直接去找他，以免碰他的钉子。

胡永昌得到这消息，只好决心亲自去找萧鸿逵一趟。

各处打听，最后总算打听到萧鸿逵的行踪，他当即就亲自找到了“金鸡夜总会”去。

他自然不便把实情说明，见了萧鸿逵，只能说是有事相求于“蝙蝠七女”。希望透过萧鸿逵的媒介，跟她们连络上了，再当面直接谈判释放他爱子的条件。

谁知话正谈到一半，由于萧鸿逵祸从口出，惹出了意想不到的乱子。在那惊乱的场面中，胡永昌那敢逗留，赶紧趁乱溜之大吉，惟恐再惹上更大的麻烦。

回到了家里，他仍然惊魂未定，越想越觉得可怕。因为他已想到，萧鸿逵是口不择言，才遭到那“蝙蝠七女”的削耳示惩。

“蝙蝠七女”的手段既然如此毒辣，对萧鸿逵尚且手下毫不留情，那么胡继昌落在她们手里，岂不是更令人耽心。

但胡永昌实在想不通，当他找到萧鸿逵，正在谈话时，“蝙蝠七女”的人怎会恰巧也在那家夜总会里？……

念犹未了，胡太太已从楼上匆匆赶下来，见了丈夫劈头就问：“永昌，你找到了人没有？”

胡永昌深深一叹，神色凝重地说：“唉！别提了，今晚我也许根本不该去找姓萧的……”

“怎么回事？”胡太太迫不及待地追问。

胡永昌又沉重地叹了口气，随即把前往“金鸡夜总会”找到萧鸿逵的经过情形，大略地说了一遍。并且补充说：“这样一来，不但姓萧的这条路断了，说不定他还会认为事由我起。是由于我去找他，才使他受到伤害，把这笔账算在我头上哩！”

胡太太顿吃一惊：“那可怎么办？”

胡永昌忧形于色说：“所以我刚才说，也许我根本不该去找姓萧的。他要真把这笔账算在我头上时，倒不怕他来找我的麻烦，大不了是负责赔偿他一笔医药费。就怕那些女人知道我去找过姓萧的，以为我已把事情泄露了出去，万一恼羞成怒……”

正在这时候，突闻两声轻哼，随侍在侧的两名女仆，竟忽然昏倒了过去。

胡永昌和胡太太顿吃一惊，正觉莫明其妙，相顾愕然之际，只觉眼前一晃，两条人影已窜射出来。

定神一看，闯进来的人简直像两只大“鸟”。

她们完全一模一样的装束，黑色紧身衣裤，黑靴黑手套，脸上戴着像蝙蝠头似的面罩，将脸的上部三分之二遮住，仅露出鼻尖及下巴，看出是两个女人。

而她们所披的黑面红里的披风，两旁均与袖口相连，如同

蝙蝠的翅膀，手里并且各握着一支形状很轻的枪。

乍见之下，她们颇像两只大“鸟”，仔细看时却像是两只大蝙蝠！

“啊……”胡太太已失声惊呼起来。

右边的蝙蝠女冷声说：“不必鬼喊鬼叫的，这里的人全中了我们的麻醉枪，都躺下了，两个小时之后才会清醒！”

胡永昌凭她们的装束，已可猜出她们是什么人了。他只好力持镇定，硬着头皮说：“你，你们二位是……”

仍然是右边的蝙蝠女发话，她嘿然冷笑说：“：我们就是你向各处打听，急于要找的人！”

胡永昌不禁又惊又喜，脱口叫出：“你们是‘蝙蝠七女’中的二位？”

那蝙蝠女不屑地冷冷一哼：“你这不是明知故问！”

左边的蝙蝠女接了口：“这两天，有两个吃饱了没事干的家伙，在向各处打听我们的消息。我们起初还不清楚他们是谁雇的，直到今晚才知道是你。所以你的一举一动，都已受到我们暗中的监视。你去找姓萧的，我们也就跟踪进了“金鸡夜总会”，致于以后发生的事，你已在场亲眼目击，似乎不需要我们再加以说明了吧！”

右边的蝙蝠女又说：“现在我们只要知道，你找我们究竟想干嘛？”

胡太太突然双膝一屈，跪在了地板上，痛哭流涕地哀求：“两位女菩萨，请你们大发慈悲吧，只要你们答应放回我的孩子，无论你们提出任何条件，我一定接受。求求你们，可怜可怜我，我们只有这一个儿子……”

她们被胡太太称作“女菩萨”，倒并不惊奇，因为胡太太笃

信佛教，有急难的时候自然得求菩萨保佑。可是对她的苦苦哀求，反而暗觉有些莫明其妙起来。

“你在胡说些什么？”左边的蝙蝠女火了。

胡永昌忙不迭说：“两位小姐，我并不是存心冒犯你们，实在是等了好几天，始终没有消息，才不得不委托那两位私家侦探，各处设法打听，希望能尽快跟你们取得连系。其实我绝没有丝毫恶意，也没有故意把事情张扬开去，更没有向警方报案，甚至我还要求学校方面别……”

“喂！”右边的蝙蝠女怒声说：“你们这对夫妇，究竟在胡扯些什么？我看你们大概是神经有点不正常吧！”

“两位女菩萨！”胡太太向她们连连叩头：“求求你们大发慈悲，放回我的孩子吧，我情愿每天早晚为你们烧香……”

两个蝙蝠女见状，真弄得她们啼笑皆非。

“你比较正常些。”右边的蝙蝠女转向胡永昌：“由你自己告诉我们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左边的蝙蝠女忿声说：“最好你说清楚，谁弄去了你们的孩子，为什么扯到了我们的头上来！”

胡永昌惊诧地望着她们：“难道不是你们？”

右边的蝙蝠女怒哼一声说：“如果是我们，就不必找上门来问你们了！”

胡永昌这可傻了眼，怔怔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最后被她们逼问之下，使他无可奈何，才迫不得已说出了爱子被人绑架的经过。

她们听他说完，左边的蝙蝠女不由地怒斥：“莫明其妙！你凭什么认为是我们干的？”

胡永昌沮然说：“这，这都是那两位私家侦探的判断，我就